

集部

雞肋集卷四十四目録

雜論

雞肋集卷四十四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四十四

宋　晁補之　撰

西漢雜論

宣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云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

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

右路温舒傳第二十一班固以賈山鄒陽枚乘路温舒四人者傳相附以其上書論事類也然山於孝文恭儉之主至借秦為喻及諷其與賢士共射獵雖憂深思遠有豫防之忠而文帝亦何至是哉陽乘遊吳與梁不得已而説而吳梁何足遊且説

哉溫舒遇宣帝有為議與時會意刻覈之風其獎為酷烈故深指秦失而宣帝至是亦深見采納世被其利過三人遠矣固之言曰山自下劘上陽桀遊危國然卒免刑戮者其言正也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為世家宜哉是固於四人者未有間也山陽桀皆浮於辭類非深切事情而溫舒論失之存獨指獄吏與言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及獄吏成鍊之情可以為百世戒確乎其言如飢之粟病之藥也

凜乎其志有治世大臣之風矣固以其上書論事類乃溫舒言可施於事非三人者之類也

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即上以將軍爲相必讓魏其魏其爲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相尊等耳有讓賢名蚡迺微言太后風上於是迺以嬰爲丞相蚡爲太尉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

以毁去矣嬰不聽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

令騎留夫夫不得出籍福起為謝案夫項令謝夫愈怒

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

右田蚡灌夫傳第二十二籍福似專為蚡游說者

故具意每助蚡然教蚡以下嬰讓相則智矣至說

嬰兼容案夫使謝則無意於害竇灌者蚡能用嬰

夫不能用故蚡全而兩人死也

淮南王安入朝時蚡為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

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宫車晏駕非大王尚誰立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右灌夫傳第二十二蚡嬰三人者皆召權利以氣相傾而交禍蚡雖免於誅而死不旋踵見怪物焉班固以謂凶德參會其才不足相優劣也雖然嬰為差賢其救夫死亦出於義何則方梁孝王倚太后愛而景帝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

後傳王太后雖嬰獨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及栗太子廢嬰爲傅又力爭不能得謝病去嬰爲人臣於此亦足賢矣蚡以大臣當淮南王以藩臣入朝迎安霸上乃私許安以宮車晏駕而立安夫爲人臣如此而不族豈不幸哉武帝英主自初即位故已嫉蚡專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又曰遂取武庫及東朝廷辯内史是魏其後

不堅上罵內史曰吾幷斬若屬矣則帝意直嬰無意族夫可知徒以黽俛從太后而兩人族嗟乎人君雖謹於奉親而族人之家刑亦可以濫設哉至淮南王反乃始歎息謂蚡在當族然亦竟不正蚡罪非也

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見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

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云云公孫詭羊勝説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云云景帝遣捕詭勝必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廼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云云安國曰今大王列在諸侯訹邪臣浮説犯上禁橈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云云

右韓安國傳第二十二漢初接秦雖經術粗亡然

卿大夫論事猶習捭闔務以奪人梁王倚帝弟僭踰而安國稱其忠孝以解上意而全梁意雖愛主然梁安得為忠孝哉非正論也然使安國非君子愛人以姑息而已者耶則進為罔上退亦適足以驕王而未足以全梁至勝詭為姦而安國正色不撓諭以禍福明甚王雖驕即知懼而出勝詭使天子全兄弟愛而梁以安蓋為漢語則佑梁為梁語則尊漢然則安國非愛人以姑息者也謀也

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田蚡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其年蚡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

右韓安國傳第二十二漢賢臣如安國者少安國而賄況其下者哉

趙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為漢宦者名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何如

曰无咎无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趙敬肅王傳傳曰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王同姓非以賢勞也若武帝之言所以親其族而保全之至矣必才者耶地大力豐則叛否則以奢淫敗昌無行事記立與薨而已

此武帝處之得也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冤鼂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彊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

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云云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云云建元三年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云云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勝為人樂酒好内有子百二十餘人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中山靖王勝傳厚親親之禮王者之盛德也然漢諸侯皆奢淫不循制故鼂錯議削於其前主父定制於其後猶不能救武

帝感勝之言而隆私恩在武帝得親親之禮矣而
勝樂酒好内至有子一百二十餘人外浮辯而内
濟姦欲勝不足道也

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謀屈奇起自絶行周
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兆信欲擅愛請閉諸姬去憐
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内茀鬱憂
哀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顧棄軀死無悔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二去附傳去犬彘行燔燒

烹煑生劊剥人大惡仍重不足汙冊牘然其歌詩

成理頗善屬辭者漢尚文武帝好賦諸王不學者

能言如此其習俗使然也

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敵

用善射殺首敵多為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

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户侯豈足道哉

右李廣傳第二十四為國患無人才不患無其時

人才無時而不可用也又如孝文時内難方夷外

懼未釋宜日夜求才若不及之際也有臣如李廣足任將帥且在左右又自知奇其能若遇時萬户侯不足道者矣何孝文能用馮唐之言還魏尚於其遠而不能用已之所知起李廣於其近也傳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豈必如高祖新造擾攘之國然後為有其時自太尉入北軍諸吕喋血漢未嘗一日而去兵終文景世之盛匈奴侵盜干戈日尋所急者將帥之才耳奈何自文帝已奇廣乃至武

帝三世而不用廣雖曰用矣亦不盡其才廑廑乎
以謏人役尚不足欲責其成功可得哉霍去病軍
數有天幸廣結髮數奇功名一切聽於天命不復
計其才不才則廣之不獲於衛霍閒何疑哉廣孫
陵亦有廣風其不逢類廣覲武帝以廣為青前將
軍且密戒青不令廣獨當匈奴乃移前并於右廣
欲一當匈奴竟不可又遣陵為貳師將輜重而陵
願自當一隊乃怒曰將惡相屬耶卒與步不與騎

二事類也廣不為前軍徙回遠陵步兵少無後繼安得功利又大將軍方以姊子夫寵貳師以女弟李夫人寵皆蹤士大夫擅兵柄武帝固信青不信廣任廣利不任陵廣與陵僅在其指蹤廝養間敗死固宜嗟乎武帝安知用奇士哉

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云云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有國士之風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

以報漢也

右李陵傳第二十四武帝始不察路博德羞為陵後距疑陵悔不欲出固非矣又竟不遣博德使陵以少擊衆尚殺匈奴數千人單于震恐亦名將矣如遷之言其所摧敗亦足以暴於天下此知陵者之言也至言陵欲得當以報漢陵以匹夫沒匈奴何能為耶使其有謀不過投隙率邉人拔身来歸必不能舉匈奴内屬明矣又陵自為蘇武言令漢

且貰陵罪全其老母庶幾曹柯之盟陵誠自信才足以為此與齊事與匈奴事異也匈奴之俗喪君有君劫一單于可病吾國則立一單于以信吾國陵且與俱斃何以報漢故遷與陵之言皆非也其勸武降而不得泣曰嗟乎義士陵與衞律上通於天至此則陵知悔其身之不幸復以自還而将死矣然則陵有功耶罪耶曰漢用陵不盡其才兵少而數勝亦功也使如韓延年死則後世復何議忍

死而降曰吾將有為孰明之以謂安知其不能有為則母誅陵勢不可還而可死又竟不死是陵於忠孝皆負矣曰罪可也

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子不疑為隂安侯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挍力戰之功也臣青子在繈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

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又蘇建盡亾其軍獨以身得亾去自歸青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云云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當斬將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

右衛青傳第二十五青無卓犖才能其起奴隸臨士大夫也徒以其肺附寵又班固言其軍數有天

幸不破敗也合二幸以得封侯為大將軍似不足言也然其所以起微賤極安榮而不顛則非徒二幸亦青知止足持滿畏罪以能保之也其曰伉等三人何敢受封是言也則雖以奴隸加士大夫之上可矣至周霸請斬蘇建以明威而青自以言肺附待罪不患無威深斥霸論以謂甚失臣意則非徒可以加士大夫之上蓋堂堂乎有漢大臣之風矣雖欲不貴且侯而永終譽亦不可得也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及衛皇后尊去病以皇后姊子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匈奴以二千五百户封去病為冠軍侯

右霍去病傳第二十五李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戰竟以不封引咎自刎而去病一戰即封遂顯名雖論功成敗行賞罰自殊亦用有當不當然也

李陵孤立自請擊匈奴而無左右彊近之援武帝

則曰吾發兵多無騎與汝竟以是困至去病以肺附從軍則獨詔大將軍與壯士大將軍又為擇輕勇騎予之去病封陵降北何怪哉夫士求有用於時必量其上之信否未信而試不得已而用且內無功而遠求功迺徒欲以其才力蘄必成故多敗而中才則率多成功然則廣與陵可謂才矣而未可謂能自用其才也

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

食萬户三子皆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青以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迺拜甯乗為東海都尉

右霍去病傳第二十五甯乗所説秦漢以來游公侯貴人間策士之常談也青懼滿求安而聽焉青固宜保富貴者未可以長者之遺風責青也二者臣子之自謀得矣而甯乗拜為東海校尉何哉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賢良對
策天子覽其對而異焉
右董仲舒傳第二十六傳稱武帝初立魏其武安
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
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然武帝名隆儒既異仲舒對至三策之可謂勤矣
對畢不以居內而以為諸侯相何耶曰不合乎則
如傳所載既用其言矣用其言疎其人然則武帝

名隆儒實好大喜功與儒者議濶而不好也抑世
皆疑仲舒語徒以白魚流火為受命之符非三代
得天下以仁之意又推説園廟災顧下比京房翼
奉輩避至使弟子不知以為大愚抑末也不足以
論仲舒劉向以謂伊呂無以加之而子歆意其不
可亦縁當時毁譽雖然何必為伊呂顧其言深切
可施於事者何如漢承秦大壞仲舒以謂非有文
德以教訓於天下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未必免

而犯惡者未必刑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詞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内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慘酷之吏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此最深切非世儒守經不知務徒語三代則欲一二守文不復可否或名夫治莫盛於周而周之文致迺有時乎不可用亂莫亂於秦而欲革秦獘乃獨在乎損周政世務名而不語實者安能知之

宗三代而實違之者所能及也顧其言深切可施於事不以與周反與夏同然則何必伊呂姑要與治同道而足如醫治病不問其藥血脈治而人命延存謂之俞扁無不可者風俗善而世祚久謂之伊呂可也則劉向謂仲舒爲王佐才非過也

雞肋集卷四十四

雜肋集卷四十五目録

雜論

唐舊書雜論二十九篇

雞肋集卷四十五目録

雞肋集卷四十五

宋　晁補之　撰

唐舊書雜論

紀

景雲元年韋庶人悖逆庶人竝以禮改葬

右睿宗紀第七大義滅親既與天下共棄之矣弑父與君以禮改葬非也

三年追尊則天皇后曰天后聖帝

右睿宗紀第七武氏之惡非其子嗣立則為世大戮無復列於唐宗廟矣今不貶后稱為已幸而追尊其無名之僭號以為愛親是播其惡於衆也

開元七年秋七月制以亢陽日久上親慮囚徒多所原免諸州委州牧縣宰量事處置

右玄宗紀第八自東漢以来守令權輕益甚夫赦囚上澤也而玄宗使牧宰得自量事處置最為近古開元之治抑有由矣

至德二載上議大舉收復兩京盡括公私馬以助軍給事中李廙署云無馬大夫崔光遠劾之貶廙江華太守

右肅宗紀第十肅宗東還衆纔一旅盜巳穴寢廟人心去就之時也當時州鎮身為賊守朝廷或不能討而新平保定二太守以郡小力不足拒賊皆及於誅夫責人臣効死之義寧計爾力誅之是也括馬出於勢急非平時横科廙以近臣率先違令雖事輕棄郡而情不憂國甚之劾貶輕矣

襄州偏將楚元逐刺史王政據城自守

又襄州軍亂殺節度使史翙部將張瑾據州叛

右肅宗紀第十將吏逐帥阻兵自此始前此未有也時大寇嗣興餘黨未殄朝廷置不暇問譬方搏虎探噬而豺據其猪捨之宜也然因是以萌藩鎮戕主擅相立之患惜哉故國多事姦人必窺隙竊利覬幸逋誅李文饒寧捨澤潞而詰十五里明光甲之欺夫行政必先理鼠偷鼠偷不捨則磨牙者

懼矣

襄州右兵馬使梁崇義殺大將李昭據城自固乃授崇

義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時國連遭大喪寇亦未殄

崇義之罪不唯不暇討遂因以節與之姑息之政

始於此

太常博士柳伉上䟽以吐蕃犯京師罪由程元振請斬

之以謝天下上甚嘉納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在身官爵

放歸田里元振衣婦人衣入京城御史鞫問以狀聞配流溱州既行追念舊恩於江陵府安置

右代宗紀第十一肅宗以興復大功神器所歸不在宦官輔翊也猶驕李輔國用為兵部尚書令宰臣送上遂離間兩宫虧損上德而代宗又甚焉至加輔國尚父位三公而元振尤親近用事譖害大臣方迫於戎寇播越憂懼故一賤士足以悟之而竟牽褻御之愛優柔不斷以隳大刑然則唐之患

藩鎮官皆代宗啟之此如木方盛蝎已穴其中

其亡之形非一日積也

僕固懷恩闡朔方行營節度使僕固瑒死燒營道入吐蕃制奪懷恩先任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鎮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其太保中書令大寧郡王如故

右代宗紀第十一懷恩蒙國大恩背叛為寇去節度等號而存三公王爵此為貶耶赦耶唐之政令不可得而知也

永泰元年敕如聞諸州承本道節度觀察使牒科役百姓致戸口彫弊此後委轉運使察訪以聞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之時朝廷方彊人才猶盛足以有為前此梁崇義殺李昭據襄州遂授以節度使李懷玉逐侯希逸據淄青遂授以知留後事威令已不行於藩鎮而姑息之患始起矣區區區欲以轉運使撿察其科役信美而不能行真兒戯哉

丁未日重輪是夜月重輪癸未太廟二室芝草生乾陵

令於陵署得赤兔以獻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之時戎寇方滋歲屢旱蝗

麐麐焉守成不暇重輪芝草赤兔一歲同至為何

瑞也故論休符者證人事而已

詔邊事猶殷戎車屢駕軍興取給皆出邦畿逦者遵冉

有之言守周公之制十而税一務於行古前此從第五琦請十畝税一畝効古十一令則編戶流亡而墾田減税計量入之數甚倍

征之法云云京兆府今年合徵税八十二萬五千石宜

減放十七萬五千石青苗地頭錢宜三分放一
右代宗紀第十一古者十一而稅過此無横斂也後世常賦之外取於民者不知凡幾種又履畝而稅曰吾慕古是重之也民亡不亦宜乎代宗慙而減之有文景之意然既知計量入之數甚倍征之法而不能改曰姑減今年幾何是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者也況終不已也耶
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專殺監軍封華州牙將姚懷爲感

義郡王李延俊為承化郡王以斬智光之功也

右代宗紀第十一異姓封王本於軍興賞功一切之政然王爵之輕且濫莫甚於唐

追謚故齊王倓為承天皇帝興信公主亡女張氏為恭順皇后

右代宗紀第十一追尊親王為皇帝皇太子古未聞也自太宗以來失之

正月回紇使出鴻臚寺劫掠坊市吏不能禁止復以三

百騎犯金光門慰諭之方止七月回紇蕃客奪長安令
部說所棄馬人吏不能禁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嘗藉回紇之力以捍吐蕃
所以優禮之無不至回紇恃功而暴其使親於京
師犯法而捨不敢治不惟無以示遠人後何以復
使之哉若曰執其使明其所犯使歸自伏罪於其
國借使不問而詭詞以報我我亦陽置不問猶足
以為不治夷狄

宰相于頔請依杜佑例一月三朝從之

右憲宗紀第十四憲宗初立紀綱粗振杜佑嘗以老辭位優詔月三朝禮也而于頔乃以例請貴老尊賢之意不出於朝廷而可以自致不但意輕國家而不臣之跡彰矣不加貶責又從之主威所以削也

吐突承璀復為右軍中尉諫官以承璀建謀討伐無功請行朝典上宥之降承璀為軍器使

右憲宗紀第十四自神策置中尉宦官始握禁兵權已重矣而憲宗初命承璀為鎮州招討處置等使時許孟容與諫官固嘗極言不可憲宗不得已但粗改處置之名至是無功人言沓至又忍而貸之驕其徒太甚竟貽蕭牆之禍易稱不可如何者此之謂也

以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判度支以衛尉卿充諸道鹽鐵使程异為工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充使是時上切於財賦故用聚斂之臣居相位詔下羣情驚駭裴度崔羣極諫不納二人請退

右憲宗紀第十五淮蔡不臣數十年河北刺客又賊宰相憲宗奮然發於英斷誓必誅翦韋貫之請緩承宗而專討元濟遂罷政事袁滋請罷兵立貶為刺史且屢出內庫錢帛供軍而元濟尋誅承宗恐懼歸命憲宗誠中興賢主非但無征利之心而

已惟其初年志平僭叛病力不足故不得已厚斂一切出於權宜而牽於所欲成至用异鎛當鼎鉉平居朝廷信重如度羣輩願去位以諫而不能回嗚呼人主亦慎於有為哉

詔百辟卿士宜各徇公勿為朋黨

右穆紀第十六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先王所以能使在位者皆正直而德如羔羊也穆宗不足以身化而明不能辨邪正區區焉詔曰勿

為而已為者又未必能察而知易曰咸其輔頰舌

騰口說也何所補哉

罷理匭使以諫議大夫李渤知匭奏置胥吏添課料故

也

右敬紀第十七以增胥吏俸料為吝而罷理匭使

惜至輕糜至重也

上御宣政殿試制舉人二百九十一人以中書舍人鄭

涵等充考制策官

右敬紀第十七制策至二百九十一人濫可知

鄭涵等考定制舉人上謂宰相曰韋端符楊魯士皆涉物議宜與外官迺授白水城固尉宰相請其罪名不報

右敬紀第十七名制舉以待非常之材而得之者容私焉知其涉物議而不按有司不黜濫者尚命以官既失之矣至宰相請其事而匿不下益非也

上徽號大赦時李紳貶官李逢吉不欲紳量移迺於赦文内但言左降官已量移者與量移近處不言未量移

者與量移翰林學士論列云不可為紳一人與逢吉相
惡遂令近年流貶官皆不得量移帝遽命追赦改之
右敬紀第十七宰相挾私怨更赦敕近臣論而追
改之而逢吉不得罪信任如故無政莫甚於此矣
昭義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罪名仇士良懼是日從諫
遣焦楚長入奏於客省進狀請面對上名楚長慰諭遣
之
右文宗紀第十七下仇士良初殺涯等之數日相

鄭覃李石又十數日石奏刑殺過多覃又陳理道
上曰我每思貞觀開元之時觀今日之事憤氣填
膺方是時士良輩新屠滅訓注等家握兵自防京
師訛言屢驚石等敢出口徽議已勇過孟賁矣又
從諫近在澤潞擁兵問所難荅若欲以清君側者
士良雖悍已復股栗從諫意雖不為朝廷而詞順
可恃而文宗石等亦終不能借此以正士良之誅
特新遭大變又以投鼠忌器竟怗怗不能誰何而

士良泰然以寵禄終忠臣之寃百世不洗功名之會難哉難哉

車駕將幸華清宫兩省進狀論奏詔曰朕以驪山近宫真聖廟貌未嘗修謁云云盖崇禮敬之心非以般游為事已允來請

右宣宗紀第十八華清之幸聽諫而輟亦足善也諱般游之實託禮敬之名詔令人主所以信四海也自文非矣若出一時代言者之口非諛則欺

同昌公主薨以待詔韓宗紹醫藥不効殺之捕其親族三百餘口宰相劉瞻京兆尹溫璋論諫行法太過上怒叱出之

右懿宗紀第十九病死而殺醫是為不道又捕無辜數百人至叱宰相非特撞郎而已也

國子司業韋殷裕論淑妃弟郭敬述陰事上怒甚即日下京兆府決殺妻崔氏等九人配入掖庭

右懿宗紀第十九上論妃戚家私事而當大逆不

道之戮桀紂之暴不過於此唐之亡自此兆矣

宴百僚于崇勳殿上贊述全忠之功因言御樓前一日所司亡失赦書賴元帥府收得副本幾失事矣中書不得無過裴樞等起待罪

右昭宗紀第二十國祚將遷君臣束手方區區責宰相失官文書事可憐也哉

志

貞觀六年平突厥年穀屢登羣臣請封泰山太宗曰如

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比德堯舜秦始皇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而躬行儉約刑措不用今皆稱始皇為暴虐之主漢文為有德之君以此而言何假封禪後羣臣復請十五年下詔將有事于泰山至雒陽以星變罷其事

右志第三太宗始排羣議欲守儉約賢君仁人之言也請者不已後卒議行徒以星變而止耳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蓋太宗好大

喜功自不憚萬里伐高麗況封禪耶使其本心溥

之而不為雖舉天下以勸我何有哉既行而以事

輟則特不得已耳語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其太

宗之謂乎

太白山人李渾稱於金星洞仙人見語老人云有玉版

石記符聖上長生久視令御史中丞王鉷入山洞求得

之太白山封神應公金星洞改嘉祥洞華陽改真符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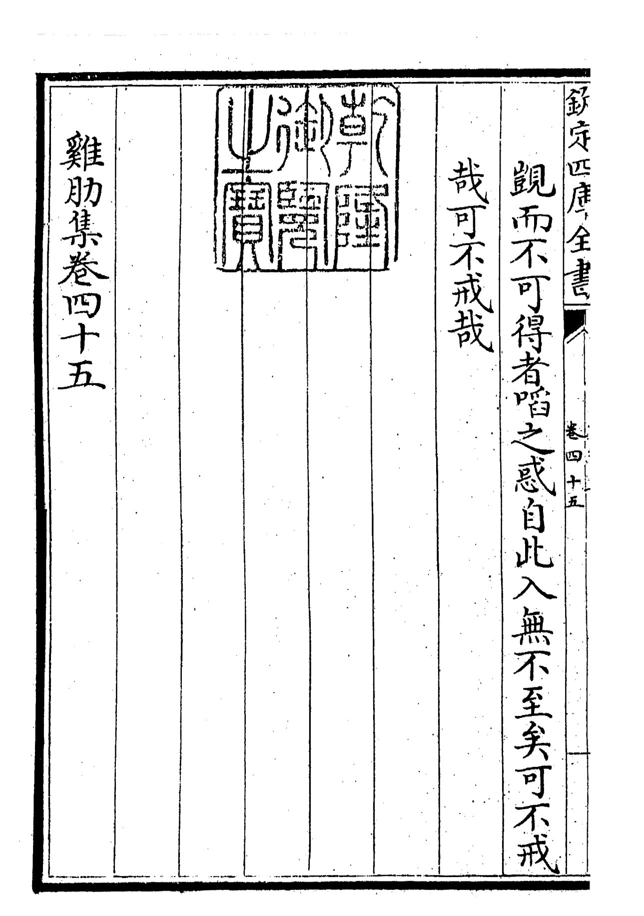
又太白山人王元翼云見玄元皇帝於寳仙洞中又使

缺往得玉石函

右志第四玄宗時事也崇道德慈儉之意尊老氏以為姓祖未害於理也唐同泰言瑞石於天后朝亦封雒水神為顯聖侯於其側置縣立碑與玄宗事無異也而開元間盧履冰以為言玄宗立詔罷毀夫武氏則心知同泰之偽而假威鬼神以讋天下如王莽意耳至玄宗既深嫉同泰之偽而甘受李渾王元翼之誣出於誠心冀幸以為信然者則

是事與武氏同而其惑迺武氏之所不惑而僞為
之者以其英武好治苟有蔽焉不免於欺如此況
中才以降哉高駢在西川安南時諸侯震恐真百
夫特也氣凌萬乘莫能誰何而呂用之一巫家子
奴材妾智睢盱其側如幻師之玩木人口目臂足
惟所牽掣忽指空中曰仙人過駢則亟拜雖莫知
何向而終不疑也豈識不若巫家子哉惟其富貴
已極嗜好已足但覬不死恐不可得故人以其所

覬而不可得者啗之惑自此入無不至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雞肋集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雞肋集卷四十六至四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張鱗

雞肋集卷四十六目録

雜論

唐舊書雜論二十一篇

雞肋集卷四十六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四十六

宋 晁補之 撰

唐舊書雜論

志

汾陰后土之祠自漢武帝後廢而不行開元十一年上親祠改汾陰為寶鼎二十年中書令蕭嵩上言十一年親祠祈穀自是累年豐登有祈必報禮之大者且漢武親祠前後數四伏請准舊行賽謝之禮上從之

右志第四祠后土非古也曠代不講而明皇行之行之十年不復講矣而蕭嵩勸之嵩為公相不能止人主非禮之動又勸之異哉

上元元年天后上表曰至如父在為母服止一朞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推燥居溼咽苦吐甘恩斯極矣所以禽獸之情猶知有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且齋斬之制足以差減請終三年之服高宗行焉至開元中盧履冰上言則天將圖僭篡預自崇

光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云云

右志第七武后之請意誠在於自隆履冰言之是也然卒緣人情遂不可改鄭國為間說秦鑿渠意不在秦然渠成亦秦之利傳曰有其舉之莫能廢也何必武氏之改哉

徐敬業作亂則天欲以威制天下漸引酷吏遣萬國俊至廣州遍名流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麟臺正字陳子

昂上書言刑非王者之所貴詞甚激切疏奏不省司刑少卿徐有功常駁吏所奏日與之廷爭全濟不可勝數右志第三十武氏初萌僭意矯情盜名如漢王莽而才過之此惡人而擇利害審者也置匭達冤於闕下而遣使戮人於海隅取好譽於前立實威於後故不出房闥而國祚遂移當時大臣皆拱手聽命朝不圖夕而子昂乃獨以疎賤抗言其過雖不見省亦不罪也至有功以職事爭則不唯不罪而

又從之何哉蓋亦心知死者之寃而利在殺故寧藉酷吏使驅除豈昬不察哉又時時聽納有所縱捨以徵收天下豪傑之心故曰才過王莽當時忠賢事之者衆如狄梁公之不屈不但免禍而亦終用其言相張柬之寧不知是數人將有為哉自知以女子在此位足以次且終吾身而已天下之祚必有歸也故晩節稍弛權以圖存又賴承之者其子也以不及於大戮故曰擇利害審

劉武周將黃子英宋金剛寇太原裴寂自請行賊斷其
澗路師遂大潰城鎮俱沒高祖慰諭之後令鎮撫河東
寂恇怯無捍禦之才惟發使絡繹催督居人入保百姓
惶駭高祖釋之有所巡幸必令居守

右裴寂傳第七世謂寂與劉文靜同輔唐起義以
比漢蕭曹非也沈毅有謀初覩隋之亂即有大志
惟文靜一人而已且與秦王不謀而合遂以宮人
事脇寂令啟高祖師自此興耳寂既無它長高祖

亦徒以副監徽昵之故而私德之倚以心腹於佐
命何有哉文靜髙才獨奏王深知髙祖雖緣以起
事而所待文静與寂薄厚有間矣以疏處嫌卒被
怨叛之戮而寂又忌忮而擠之死去蕭曹遠矣嗟
夫惟太宗為知人善遇功臣哉
張長遜以五原郡降授太守尋除豐州總管是時梁師
都薛舉請兵於突厥欲令渡河長遜知之偽為詔書與
莫賀咄設示知其謀突厥乃拒師都等髙祖嘉之

右張長遜傳第七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利國家專之可也長遜守邊知梁薛乞師之謀若復而後圖之則兩寇交合突厥南矣矯詔以代其交義與計兩得也雖然當危迫可也若漢陳湯功不可不賞而匡衡執不肯賞為平日慮也

竊為書以移郡縣云云因其倒戈之心藥我破竹之勢曽未旋踵瓦解氷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為

小

右李密傳第三檄詆隋主之惡惟恐不盡以重天下怨怒亦無足怪此密之檄也而目贊魏公神武齊聖七德九功之美起事而驕非所以善其始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恩信著矣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況以是曉新集烏合去就未可知之人哉是驅而離之也且坑卒多於長平豈佳事耶君彥詞失密用之又失君臣之知並皁而同驅君子是以知密之無成功也至温大雅為高祖作報書

稱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其言甚順而有禮夫
髙祖君臣豈與密輩角材而挍智其文詞舉動之
際勝負固已預分矣

密傳首京師李勣為黎陽總管請收葬詔許之勣發喪
行服備君臣之禮三軍縞素故人哭之多歐血者邴元
真之降王世充也密故將杜才幹恨元真背密伏甲斬
之以其首祭密

右李密傳第三隋末羣盜竝起密於衆人中粗有

文理慷慨不吝財賞能得士死力雖敗而滅而諸將故人心不叛之近田横兄弟之為人也

太宗圍逼東都單雄信出軍拒戰援槍而至幾及太宗徐世勣訶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懼遂退

右單雄信附傳第三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援槍而至正欲取秦王耳而世勣訶之曰此秦王也則惶懼遂退然則秦王威名讋於人心者已久倉猝聞訶忘其本圖勇智俱廢而秦王遂免其成大業豈

偶然哉

不取伯當之言遂及桃林之禍

石孛密傳贊初密歸朝不得志復謀叛王伯當止之不從竟敗死密雄桀雖無帝王度然終非事人者也項羽不肯渡烏江而王密肯為光禄卿奉朝請而已哉使密能忍志事唐唐亦能終容之否乎

史臣之論非也

時制度草創命劉文靜等更刋開皇律令而損益之髙

祖謂曰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為隱語執法之官緣此舞弄宜更刊定務使易知云云

右劉文靜傳第七法緣人情詞欲明達高祖可謂慮深而議當矣後世法既滋彰下益多偽至或歲歲刊律令而書生秉筆者又往往自矜夸曰語簡而該為工翦裁窘約詞不宣意巧者夤緣為姦而暗者出入抵捂可勝歎哉

殷嶠從擊薛舉時太宗有疾委軍於劉文靜戒之曰賊

衆遠來利在急戰難與爭鋒且宜持久待糧盡可圖嶠退謂文靜曰王體不安憂公不濟故發此言宜因機破敵何乃以勍敵遺王也遂陳兵於折墌為舉所窘大敗

右殷嶠傳第八劉文靜亦不可謂無謀者也臨敵不自慮而惑嶠說遂以喪師太宗雖病卧而遣告以持久之計卒如其所料而嶠一自用則敗潰隨之嗚呼太宗為不可及也夫

膠東王岷州都督道彦遣使告諭党項申國威靈多有

降附李靖之擊吐谷渾也朝廷復厚幣遺党項令為鄉導首領拓跋赤辭詣靖軍請諸將曰往者隋人來擊吐谷渾我每資軍用而隋人無信必見侵掠今將軍若無它心我當資給糧運如或我欺當即固險以塞軍路諸將與之歃血而盟赤辭信之道彥既至闊水見赤辭無備遂襲之虜牛羊數千頭於是諸羌怨怒屯兵野狐峽道彥不得進為赤辭所乘死者數萬人

右淮南王神通傳第十隋人欺誕結怨党項隋滅

而党項怨之未怠也彼不貪厚幣而輕許我盟約堅定而後助我軍口血未乾遽往襲之是蠻夷常信而中國常欺邉將貪小利敗遠圖自古而然況所得不如所亡利亦果安在哉夫一喪師未足道而使四夷言中國乃不可信如此後雖欲為信可得哉道彥不誅唐無政也

陳叔達拜禮部尚書初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髙祖惑其言將行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

危難潛搆知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相荅叔達謝曰
此獨為陛下社稷計耳
右陳叔達傳第十一人主以天下為度記舊事用
公罷賞私恩雖不言已可愧又顯言之狹矣叔達
不受是也
封倫以建成元吉之故數陳忠欵太宗以為至誠賞賜
以萬計而倫潛持兩端陰附建成卒後數年太宗方知
其事

右封倫傳第十三倫仕隋附楊素又為宇文化及數煬帝罪其險詖無行天下所知也以高祖太宗之明謂屈突通之忠於隋而信任之又貴倫至台鼎何哉書曰難壬人壬人之不可不察自堯舜以為戒矣倫更兩朝皆首鼠不忠而人主不能察不唯不及禍又親昵之語曰色取於仁而行違之在邦必聞倫之謂也

李靖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御

史大夫温彦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太宗曰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録公之功

右李靖傳第十七靖破蕭銑下東南數十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謂無綱紀誣甚矣且彦博自忠良帷幄獻替何庸害將帥之功或者以職事所聞言之然太宗至引隋將誅死事責靖是忘其大功而

疑其所未必然者亦過矣豈自古人臣功大難賞人主所忌必借一事豫折伏之如是以為駕馭之策乎則與所謂有功見知則悦者豈不異意也哉

太宗將伐遼召靖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吐谷渾也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殘年朽骨惟擬此行病期瘳矣太宗愍其老不許

右靖傳房喬將死惟諫伐遼而靖老病聞命踴躍靖才智信堪此行然戰將耳非知遠經國器也

李勣遇暴疾方云須灰可以療之太宗廼自翦須為和藥勣頓首流血以謝帝曰吾為社稷計耳又嘗閒讌顧勣曰朕屬幼孤云云勣雪涕噬指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於李勣無恩今責出之我死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為疊州都督高宗即位名為左僕射

右李勣傳第七太宗知勣不負李密固可以託孤矣且以天下傳子何所疑而為是哉勣事太宗寵

遇已極誠忠臣耶身受非常之眷自當以道事君同其休戚豈必嗣主有恩如私臣者而後可哉無罪而出之欲收恩於髙宗太宗待勣既已薄而勣又無學問知忠於所事而不能為國遠慮使其主不陷於惡然後為忠至阿其所好倉猝定立武氏禍流國家新史以謂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者意自古如此者少獨勣事當之也

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將何為也正欲反爾

命百僚議其獄多言當誅惟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太宗既盛怒竟斬亮于市歲餘刑部侍郎闕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右張亮傳第十九亮延術士問弓長之讖又養子五百人何為乎道裕言反形未具非也君親無將亮之狂悖足以得死但法吏惡文深道裕論附輕其人平允可知太宗用之是也然則太宗非以言

者之衆而拒道裕也不得不拒非拒道裕之獨而誅亮也不得不誅非記人前日不用之言而用其後日之身也不得不用其慶賞刑威於此兩得矣司馬遷明李陵非降漢武疑其為陵游説而當遷腐刑陵或能報漢亦未可知而漢武疑遷已有此坐至道裕言亮反形未具而亮狂悖實已著矣太宗不惟不罪道裕而又用之其明智大度豈漢武所能庶幾哉

太宗嘗從容語從臣曰當今名將惟李勣道宗薛萬徹
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不大勝
即大敗
右薛萬徹傳第十九程不識與廣俱以邊太守將
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
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云云程不識正部曲行
伍營陣擊刁斗至明云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
識爲名將云云然廣士卒多樂從而苦不識廣才

氣無雙所謂何至學孫吳者也自其跡觀之太宗論勣道宗師有紀律近程不識論萬徹驍邁出倫近李廣而實非也不識恐未足以擬勣等輩而廣豈萬徹之流哉為將當以紀律謀策慮勝而動勣道宗其人也萬徹能勇而已何足與議此夫不大勝亦不大敗是常勝之術也非大勝即大敗是勝敗常未可知也且一大敗何以善其後耶

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岑長倩以皇嗣在東

宫不可下制獄被誅數十人坐同反之罪長倩子義有能名則天嘗令宰相各舉堪爲員外郎者韋嗣立薦義且奏曰恨其從父長倩犯逆爲累則天曰茍有材幹何恨微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是緣坐近親相次入省
右岑文本傳第二十武氏以牝雞託正陽之威逆理而行之天下不能誰何雖專以告訐斬伐讐人心然亦有道焉曰内亂而外治内不亂則不能次且自快外不治則此位不可以持久故誣長倩以

大逆而録子義以要官示不以私病公此豪傑尚氣者之所以屈心而狙詐冒利者之所以致死而胥臣之也韋嗣立可謂善薦士矣若避長倩不辜之嫌而蔽義之實能則非公也不白其累乎則讒害者接踵而入故先舉義才而徼恨其累則不疑而聽矣

徵自録前後諫諍言詞往復以示史官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

右魏徵傳第二十一此事史書之不知信否然太宗始得天下而勸行仁義卒致太平者鄭公也當時謨議往往在人耳目徵雖不自錄人將不錄之耶不然不欲隱君之美非但掠已美也馬周亦於獻替有補當時而臨終索所陳事表草一秩手自焚之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弗為也周之事君日淺雖忠亮有謀不減鄭公而知識勳勞名德之舊則少後之至其不伐則鄭公之事可慙矣

雞肋集卷四十六

雞肋集卷四十七目録

雜論

雞肋集卷四十七目録

雞肋集卷四十七

宋 晁補之 撰

唐舊書雜論

志

崔仁師甚承恩遇中書令褚遂良頗忌嫉之會有伏閤上奏者仁師不奏太宗以仁師罔上遂配龔州

右崔仁師傳第二十四太宗征遼時劉洎嘗輕出言太宗頗怪之及太宗疾又有憂懼語故遂良之

誣易入因賜自盡蘇翰林疑無是事然觀仁師事史臣亦有忌嫉之語何耶語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人情大不美雖聖人猶曰不保其往也況利害之間哉王荆公亦疑揚雄無投閣事兩公意皆忠厚然雄之學惟未至於孟軻或不幸至此以劇秦美新觀雄意憂懼深矣後之君子必有能辨之者

桓彥範敬暉等既知國政懼武三思讒間引崔湜為耳目湜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及桓敬徙嶺外湜又

說三思盡宜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乃舉周利貞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

右崔湜附傳第二十四桓敬等忠於唐志必興復繼以中宗之庸愚未艾也故與武三思同列而不辭夫與惡人處欲不伺其動静而務通行則身易危而功不成其不得已而用耳目計之下也夫仁厚者固不肯為人使而可使者必皆小人以敬桓二公之忠如日月而委情於小人之湜以貽禍後

世不可以罪之者特其不為身而為國可以情恕耳雖然亦足以為立功謀事者之深戒也

蘇良嗣為荆州長史高宗使宦者緣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良嗣因之因上疏切諫高宗下制慰勉遽令棄竹於江中

右蘇良嗣傳第二十五高宗非納諫之主而良嗣之名亦未信於朝廷也至因王人而罷奪其所求高宗慰勉之不暇此事君臣皆可賢近古所未有

也

韋挺為御史大夫馬周為監察御史以周寒士殊不禮之至是周為中書令太宗嘗復欲用挺在門下周密陳挺傲狠非宰相器遂寢將有事於遼東擇人運糧周又奏挺才堪麤使太宗從之至盧思臺不可更進太宗怒除名

右韋挺傳第二十七人才豈有世族寒士之間邪挺不足以識周又輕之非也而周報挺亦甚矣謂

非宰相罷或者雖挾舊怨猶附公議至言才堪麤使加以萬里之行是擠之也周於此愧不忮矣

姚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登時召見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右張柬之傳第四十一時柬之已為秋官侍郎矣

按狄仁傑傳則天嘗問仁傑朕要一好漢任使仁傑曰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

務乎則天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
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乃召拜洛州司馬它日又
求賢仁傑曰前言張柬之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
矣仁傑曰臣薦宰相今為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為
秋官侍郎竟召為相果興復中宗呂温贊仁傑云
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蓋仁傑
之勲如此而此傳乃專言崇薦之以其時考之仁
傑之薦在荆州時後再薦乃為秋官侍郎而崇之

薦時已在秋官矣或者則天用仁傑言已深知柬之因崇繼薦竟大用非崇一言便為相也又傳曰仁傑所拔用至公卿者數十人崇自是仁傑薦用則天信重二人當有間也而舊史自相為異其無法多此類

突厥吐蕃數犯塞元忠皆為大總管拒之元忠在軍惟持重自守竟無所克獲

右魏元忠傳第四十二元忠初以太學生詣洛陽

上封事言吐蕃形勢將帥得失成敗曉然真經務才也至身自臨戎僅能保聚迄無成功然則人才豈一端而已必有能言之者亦必有能為之者故王者用人貴因其長計議折衝自兩事也若元忠當國守正嫉邪忠讜可與任大則不能少貶矣

初元忠作相於則天朝議者以為公清至是再居政事天下莫不延首傾屬冀有所弘益元忠乃親附權豪抑棄寒俊竟不能賞善罰惡

右同上武韋之際執政者厥惟艱哉元忠直亮有勇當來周酷吏羅織方興尚不能自容而顛沛僅免者數矣至韋氏時何庸乃復親附權豪哉觀其懇諫太女之請全軀固位者所不能為後竟遭三思之黨構其與節愍同謀權豪之助果安在耶此近史臣私意也

史臣曰大帝孝和之朝政不由已元忠安石巨源至忠彥昭等行非純一識昧存亡徇利貪榮有始無卒不得

其死宜哉

右傳第四十二此謂魏元忠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趙彥昭也元忠在武韋時皆有忠節非茍從之者借使其間不能盡舉綱紀以正朝廷或遜以免禍以其時考之當爾也昭公不知禮孔子受以為過陽貨謂孔子非賢智曰諾吾將仕矣道有時而屈也安石在則天朝於內殿面折張易之顧左右逐出宋霸子在睿宗朝顯拒太平公主力保太子

有大功云上不可信讒言二事皆勇過孟賁矣卒不容於邪黨以至擯死此兩公何負而與巨源彥昭憸險附離輩竝列而同書至謂行不純一徇利貪榮何其悖哉至忠雖柔佞猶時時小附公議為一介之操不至於巨源輩可深賤第因依太平以蹈禍則無可言者

長安中西突厥焉質勸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攻安西道絶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閣草奏便遣施

行後數日安西諸州表諸路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因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又謂魏元忠李嶠姚元崇李逈秀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

右唐休璟傳第四十三休璟知四鎮山川迂直又長於兵計故能踰度不差若當時欲擇帥則無以加顧責宰相不及邊臣諳事非也而休璟又竟用此得宰相自古任人多此類

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張仁愿請奪取漢南之地與河北築三受降城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黄河今於寇境築城勞人費功恐終為突厥所有竟從仁愿奏六旬而三城就不置甕門及曲敵戰格之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其後常元楷為總管始築甕門以備禦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

右張仁愿傳第四十三仁愿始謀築城休璟持不

可而當時卒從仁愿奏既築城不為守備元楷至乃修之而議者皆輕元楷此似仁愿智勇俱勝而休璟元楷暗怯也然因河為津不免侵軼若入人之地恃孤壘以守則兵食非十倍不可使力能守之亦可暫而不可久也休璟之慮遠矣兵在攻取亦無常勝若前有堅敵勢必退守而無退守之城亦不可此似背水祇可一用而防戍難施也元楷之計得矣

時將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曰儲副者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若失其宜海内失望非社稷之福臣敢以死請累日涕泣言甚切至既薨追尊為讓皇帝

右讓皇帝成器傳第四十五後改名憲憲以嫡長見議猶建成之當立也秦王創國所謂天與之人與之也高祖不謀而立建成建成不辭而當大統禍幾覆邦承乾魏王泰等事不戒前車之轍亦相

傾危以至并棄夫禍福成敗之理本不難知而利害當前不啻邱山何暇自擇哉人情簞食豆羮見於色而能深知天命人事不以天下易其生非吳太伯其誰能任此耶蓋玄宗以藩王討國后雖英謀獨斷而事成不成間不容髮於唐實再造之功無異秦王衆所屬也憲雖鑑往事而懼然明識先定不為大利中揺蓋髙世難能之行不但明哲保身而已玄宗既内懐推己之德故一切褒崇終始

恩厚亦前古所無夫讓非難讓而不處其嫌之為難寔既通達故克自抑畏不干時事使間言無從而入豈特玄宗天性篤於兄弟而然哉觀肅宗親玄宗子既以功遜位而李輔國搆其間玄宗晚節猶自恨以謂吾兒不得終孝道夫親愛何足恃哉

魏知古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讒毀罷知政事三年卒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在魏公

右魏知古傳第四十八知古彊諫守節不愧廣平之稱崇方勁雖不及璟然當時同稱賢相言忌憚知古人情不相若或者有之至陰加讒毀則崇不應爾也讒毀必有言何得不載故凡史臣書事欲信於後世者必著其事之實不然誰不可以加諸耶

韓思復開元初為諫議大夫時山東蝗大起姚崇為中書令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諸道殺蝗而埋之思復以

為蝗天災當修德以禳之恐非人力所能翦滅上疏云云崇廼請遣思復往山東撿蝗又請劉沼詳覆沼希崇旨遂捶撻百姓回改舊狀以奏之由是河南數州竟不得免思復遂為崇所擠出為德州刺史

右韓思復傳第五十一修德禳災雖王者所務然蝗遍天下不加驅捕坐視饑饉父子相食而曰天災勿除但當修德夫德修一日何足以弭已然之變而政事暫弛則患不勝滋矣要患至先除而後

退自儆勵其誰曰不可思復書生守文而崇慮變

深以事不合旨出為刺史非擠也

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注類禮上令元行沖撰義疏

將立學官張說駮奏孫炎始改舊本有同抄書上然其

奏行沖恚諸儒排已著論自釋史臣曰此道非趣時之

具其窮宜哉

右元行沖傳第五十二戴禮已號殘缺補綴然聖

言尚多有之及弟子門人所述不可廢也孫魏編

類之書不能增益秦漢以前乃欲如遺經加義疏列學官何哉張說自非純儒不為章句者聚徒修書日不暇給要皆破碎無補未免於此累也然至於行沖等欲經外別立學則說亦知其不可矣行沖務黨已學猥為同異而史臣又謂此道非趣時之具抑末也哉

牛仙客初為縣小吏在河西節度時省用所積鉅萬上大悅以為尚書張九齡執奏不可乃加實封九齡罷知

政事遂同中書門下三品仙客既居相位所有錫賚皆緘封不啟百司咨事曰但依令式可也不敢措手裁決

右牛仙客傳第五十三用人雖無流品之異而蕭何亦不常出至用簿書倉庾之才位宰相嗟夫人主惟務以聚蓄賞臣下將無所不至也

安禄山叛以封常清為范陽節度得兵六萬皆傭保市井之流乃斷河陽橋於東京為固守之備賊大軍至常清戰敗奔至陜郡遇高仙芝具以賊勢告之云恐難與

爭鋒仙芝退守潼關監軍邉令誠言仙芝常清撓敗之

狀玄宗怒遣令誠齎敕斬之

右高仙芝傳第五十四街亭之敗諸葛孔明以馬

謖違節制戮之以徇而習鑿齒非之以謂明法勝

材不師三敗之道亮志清中原成師而出謖舉動

失利戮之以徇似未過也而尚以見譏開元天寶

太平日久變出不意河北根本一朝盡陷顧責常

清輩率市井白徒獨當其鋒鋭敗不亦宜哉東都

既覆仙芝度往必并没遽保潼關未為全失且二將名驍勇赦而使過未必無後効而以令誡一言奔走危迫之中先自割其手足既不足以勵諸將而徒沮士心時既乏人至舉數十萬衆付之哥舒翰病廢憒瞢之人姧人又從旁逼遣之一戰大潰幾覆宗社惜哉

李林甫猜忌不見於詞色已自封植朝望稍著者必陰計中傷韋堅以皇太子妃引居要職實圖傾之乃潛令

楊愼矜伺堅隙賜堅自盡愼矜權位寖盛又忌之迺引王鉷託以心腹鉷誣奏愼矜族其家鉷權盛林甫亦畏避之國忠之誅王銲鉷以表示林甫不許賜鉷自盡

右李林甫傳第五十五王鉷傳第五十六韋楊王皆以賈販穿窬之才内阿主欲外附權利破人門族圖己富貴而人亦從而傾之譬如禽獸之趨食更誘其儕類以就網穽而身隨烹滅前者死後者益來悲夫

國忠薦鮮于仲通率兵八萬討閤羅鳳于瀘南全軍陷
沒國忠掩其敗狀叙其戰功又使李宓率師七萬再討
南蠻不戰而敗李宓死于陳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
聞自仲通宓再舉討蠻皆中國利兵物故者十八九舉
二十萬棄之死地人銜冤毒無敢言者
右楊國忠傳第五十六趙高事二世專務塗其耳
目山東盜起而不聞後二世悔問左右何不告我
左右曰臣若言之死已久矣二世庸蔽指鹿面謾

自不能知何暇問關東哉若玄宗英武不世出國忠才駑下非秦事比也然一旦恣肆擅去已手昏不知察其禍乃不減趙高之於胡亥至覆軍二十萬以敗為勝旁無人敢以聞者何哉人君惟内有所嬖不暇卹外事有所信不能擇忠良則堂下之事雖如邛山無由識之國忠知上之可以欺而欺之奸臣之常情而當時滿朝豈無忠賢一二然人畏憚國忠不敢漏其事近有國忠而蒙昧如此

則遠有禄山十年包藏何從覺之哉故荀子論不蔽之福蔽之禍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可不慎哉

雞肋集卷四十七

雞肋集卷四十八目録

雜論

雞肋集卷四十八目録

雞肋集卷四十八

宋　晁補之　撰

唐舊書雜論

志

來瑱追入京樂襄州因諷將吏上表請留肅宗聞其計而惡之後以裴茙伐之戰敗擒茙茙賜自盡瑱入朝程元振居中用事發瑱言涉不順王仲昇賊平來歸證瑱與賊合賜死鄠縣代宗後悟元振之誣搆積其過而配

溱州

右來瑱傳第六十四謂瑱言不順與賊合皆誣也

然瑱阻兵留朝命不肯之淮西至與裴茙忿㩮交

兵已勝擒茙乃始言上而謝罪方鎮有一于此足

以誅雖無元振等誣搆其能免乎元振罪惡𤼵貶

亦不待陷瑱乃得禍史語非

嚴震為梁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令穆庭光等

誘震同叛震斬庭光遣吏迎駕及入駱谷李懐光來襲

賴山南兵擊之而退勸課鳩聚以給行在民不至煩供
億無闕震卒薦宗人嚴礪超授節度使諫官御史以為
除拜不當貶茵拯萬州刺史李繁播州叅軍礪在位貪
殘士民不堪其苦

右嚴震傳第六十七奉天之難震獨忠盡議幸成
都堅求駐蹕以為李晟聲援及晟表至亦請駐蹕
梁洋卒復京城震之謀也德宗念其忠故曲從所
請貶逐言者超用嚴礪而礪無素望竟以贓廢盖

震之薦士牽於親愛而不思德宗聽言重以舊功而輕授君臣之過皆微而政事之所害大矣

揚綰遷禮部侍郎奏貢舉之弊尚書右丞賈至議曰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最關於風化近代取士靡然向風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教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摇也

右楊綰傳第六十九論科舉取士而以安史之亂為證語似迂闊然賈至可謂深知風俗盛衰為國家安危之本者也賈誼論秦之所以亡而言抱負其子與翁併踞借父鉏耰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風俗如此本先壞久矣非陳項起而後亡也東漢之衰亦非一日然其士大夫才謀不足而節義有餘世祚將移而以弱子虛器統持天下曹袁人傑圜視而不敢取惟二三子以區區之忠忿

維之也中庸曰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而小人果不可以無忌憚以曹操等事言之非畏威與力不足取也為名分故也唐末陵夷大壊猶秦而昭宗羣臣豈復東漢之比故朱全忠敢肆其兇暴逆天下之心而取之而天下不敢爭然其所以能取亦其所以能自斃何則盜亦有道盡廢天下之義理則雖與之天下亦不能一朝居也

李懐光為朔方都虞候性清勤嚴猛而敢誅殺雖親戚

犯法皆不撓避郭子儀性寛厚不親軍事紀綱任懐光軍中尤畏之亦稱為理

右李懐光傳第七十一常怪郭汾陽稱仁厚長者至武以為威畧不及李臨淮然汾陽用兵恩德結於人心雖吐蕃回紇皆願親而死之真吳起所謂父子之兵者正使其素拊循士卒與勲名之重足以鎮之而致然若專以寛一切不親事則何以振肅而每用成功乎及觀其以紀綱任懐光而懐光

以嚴治其軍乃喟然而歎曰葢有此耳夫寛者為長為上之道也居寛而使寛者濟之何以集事且久而不亂哉然則言威畧不及臨淮者自其異者觀之耳人才各有所長未知孰勝而昝人嘗謂寛難而猛易則難者固勝爾

劉晏棄機無滯然多任數挾權貴固恩澤有口者必利啗之唐史臣以謂尚不塞讒口何以持重權云云

右劉晏傳第七十三何以聚人曰財夫為人國者

能使民不加斂而國贍功亦足道矣事者難成而易敗故杜預建策平吳亦賄中朝或問之曰吾懼為害不求益也晏之事近此雖然晏材足濟國觀其初上書元載以宣勤其官而水死託此自揩既委重任多歷年所且以商利為名怨之府也韋堅楊慎矜等事斷可識矣故其自謀如此但預志混宇內非茍持富貴者以是能全其令名以終而晏事卑功下成則欲享其厚利圖全而得禍固其所

也

禄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叅軍李平馳奏之玄宗初聞禄山之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曰朕不識顔真卿形狀何如所為得如此

右顔真卿傳第七十八魯公早嘗為御史有聲矣特國忠惡而出之有君如玄宗有臣如魯公且在御史非不親且近也而天子至不識其形狀臨事

節見乃始驚歎夫賢人君子固難進不苟自售而
讒諂之蔽明亦甚矣
李晟爲涇原四鎮北庭都知兵馬使節度使馬璘與吐
蕃戰於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橫擊之拔璘出亂兵之中
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
師
右李晟傳第八十三晟拔璘死中其事璘忠且有
恩如此而璘猶忌之至不容於麾下士之託身事

人亦難矣哉

李晟收復京師仍充鳳翔涇原節度使初帝在奉天鳳翔軍亂殺其帥張鎰立小將李楚琳至是在朝晟請以楚琳俱往鳳翔將誅之上以初復京師方安反側不許

右李晟傳德宗時朝廷益弱藩鎮益彊四方圜起而僭叛而晟忠義威畧足以走李懷光翦朱泚而復京師其領鳳翔而請楚琳以往蓋因欲以申朝廷之典憲而讋叛軍亂將使知悔罪而効順為計

甚遠且不可失之會也而德宗昏怯流離之餘不復圖遠使鎰之無辜竟莫伸洗楚琳奴隸得以次且嗚呼惜哉以謂初復京師務安反側則前此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而立田希鑒晟至鳳翔首誅希鑑而戮害河清者三十人而涇人益靖不敢思亂何獨楚琳之慮耶

李聽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之始幽冀不庭太原

與二鎮接境方議易帥上曰李聽在羽林不與朕馬是必可任授河東節度使代裴度

石李聽附傳第八十三聽領親軍不敢私與東宮馬是也穆宗不以為恨即位擇帥而首及之此在人主亦難能矣然穆宗無知人之明聽無專閫之才徒取一節輕付重任馴致魏博之敗亦可深戒

盧南史貶信州員外司馬得廳吏一人月俸紙筆錢一千文南史以官閑冗放吏納錢刺史姚驥劾以為贓又

劾南史賈鈆燒黃丹德宗遣監察御史鄭楚相刑部員外郎裴澥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使同往按鞫澥獨留奏天寶大曆以來未嘗降三司使至江南今忽録此小事非惟損耗州縣亦恐遠處聞之各懷憂懼德宗忻然曰卿言是矣行首一人行可也

右盧南史附傳第八十七傳稱德宗不務大體以察為明若此者非一事然裴澥以一言悟之至忻然以改然則人臣患不能諫不當患不從以德宗

能然則賢於德宗者皆可以語上矣

田承嗣攻衛州殺刺史薛雄迫中使孫知在巡磁相諷其大將割耳劈面請承嗣為帥詔宜貶永州刺史仍許一幼男從行如不時就職則所在加討按兵法處分詔下承嗣懼而麾下大將攜貳蒼黄失圖奉表請罪乞束身歸朝代宗重勞師旅特恩昭洗悉復舊官仍詔不須入覲李靈曜叛承嗣率衆赴之及馬燧李忠擊敗之詔復誅之復上章請罪又赦之

右田承嗣傳第九十一藩鎮席父兄之業兵彊將附國家勢未能討因而撫之此無如之何者也承嗣初以安史逆黨不誅而寅緣有魏非素能拊循魏人得其死力者也擅殺刺史迫中使其罪已暴一旦詔命遠貶將卒不附狼狽請命惟恐莫獲此几上肉也胡為赦之借曰重勞師旅不加戮翦遷之遠州亦使巢窟不就遽還舊鎮仍復官爵且止毋入覲此何為者也承嗣既知朝廷無能為自此

彊僭益熾而恱又鷙悍難馭卒為河北患垂四十年嗚呼惜哉

李懷光節制邠寧奏高郢為從事懷光叛郢言西迎大駕為忠其子璀倶郢郢諭以逆順又與呂鳴岳張延英謀間道上表事洩二將立死懷光乃大集將吏白刃盈庭引郢詰之挺然抗詞觀者淚下懷光慙沮而止

石高郢傳第九十七懷光不畏天子至殺郢何足道哉郢初勸迎駕與諭璀逆順尚或可容至上表

事洩葅醢必矣而邪面折懷光勇過三軍退不自疑竟免於禍自昝以忠義犯難而死者甚衆非勇而死之為難勇而能讋不義以不蹈其禍之為難也方其陳兵盛氣將立屠之而邪挺然不屈意誠理直兇獷為柔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髙邪以之

德宗仁孝動循法度雖子弟姑妹之親無所假借建中初詔親王子弟帶開府朝秩者出就本班又以郡縣主出降與舅姑抗禮詔曰自家刑國有愧古人乃定制皇

姬下嫁舅姑坐婦執笲降拜

右德宗諸王傳第一百新書稱德宗猜忌刻薄以其行事考之蓋確論也而此言仁孝動循法度溢美甚矣然人亦各有所長德宗始即位不無意於政事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時和為嘉祥邕州奏金坑詔曰以不貪為寶至於定子弟姑妹禮制及給錢買田業減籠花至三萬皆恭儉自內始者推是意也雖文景之迹何異然文景稱恭儉而德宗

名刻薄為治不可以無誠心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無誠心故也外為甚美之名而內踐苛忍之實則雖有政事之美亦掩而不彰故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振武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淩犯為盜畨落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駞名馬雖厖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為横

右范希朝傳第一百一待遠人當從其俗謂拂擾

之也禦邊塞者不壹而足綏制有方豈必通賄獻而後得其歡哉不然貪吏以藉其口非敵情也

德宗春秋髙多自聽斷事或不理中外畏上嚴察無敢言者叚平仲嘗謂人曰平仲一得名見必當大有開悟云云與陳歸當奉使近御座粗陳本事上察平仲意有所畜以歸在側不言因兼留歸問之聲色甚厲平仲錯愕都不能言因誤稱名上怒叱出之坐廢七年然亦因此名顯

右段平仲傳第一百三順旨得喜逆意近禍人臣誰不願順而得喜也至或甘犯危機不顧後患兾幸萬一開悟主聽其不為已謀而為國事明矣孟子曰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訑訑不好善耳未至於以威怒凌暴之也而人固已遠去千里如德宗之事平仲未開一詞安知其意所在而盛氣固閉忿如待讐傳所謂毆藉嫉怚則奴隷之至者德宗是已雖然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

為厲已也其平仲之謂乎

李鄘為淮南節度使先是吐突承璀監淮南軍貴寵莫貳鄘亦以剛嚴著而差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璀歸遂引以為相鄘登祖筵聞樂而泣下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竟以疾辭授戶部尚書

右李鄘傳第一百七鄘嘗陷李懐光軍中輸忠朝廷節義素著及為藩鎮稱有威重其恥緣承璀以得相至聞樂泣下竟辭疾改授可謂終始不汚矣

不然從昔位此者多矣誰肯自謂我非宰相之材而不為耶至其孫磎得相為劉崇望哭麻不知退避乃十章自辯竟以得政然不數月遂及王行瑜之禍人情相遠至於如此

劉禹錫精蔵在湘澧閒因讀張九齡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稱曲江為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云云議者以曲江為良臣識胡雛有反相羞與凡器同列而燕翼無似終為餒魂豈忮心失恕陰讁最大雖二美莫贖耶

右劉禹錫傳第一百十禹錫若守正比義而以獲罪如是言之可也既不自愛朋邪近利以得譴逐流離遠徙不安於窮又不悔咎己失而以私意不便抵曲江當國嫉惡之言盜憎主人物之常態誰為忮心失恕耶故凡小人詆君子不足瑕疵適增其美孟子所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者要以觀照如是等輩窮本見情使善者伸爾

史臣曰温柳二公以文行飾躬砥礪名節當官守法倔

偘有大臣之風而竟不登三事位止正卿所以知公輔之量以和為貴漢武帝畏汲黯而相公孫弘太宗重魏徵而委房元齡其旨遠也

右柳公綽溫造傳第一百一十五宰相誠自有體態政繫國之安危事干民之利疚剛柔時用不專以和為貴也淮南舉兵反獨憚汲黯貞觀太平惟鄭公勸行仁義之効兩公可謂有宰相量矣以謂二主待之比弘元齡有輕重又以謂其旨遠者何

其謬耶張禹經術君子長者言其量亦不愧和矣正以之方重大節故朝廷不尊為史者無輕立論哉

雞肋集卷四十八

雞肋集卷四十九目録

雜論

唐舊書雜論二十四篇

雞肋集卷四十九目録

雞肋集卷四十九

宋 晁補之 撰

唐舊書雜論

志

元稹為承旨學士中人以崔潭峻之故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謀亂朝政罷内職李賞告度言稹結客王昭等刺度隱而不發詔韓皋等訊鞫害裴事無驗

而前事盡露出為同州刺史因表謝上自敘云宰相惡臣不出其門又云自離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

右元稹傳第一百十六稹初登制策為諫官少年氣銳論事有理似欲自激昂於忠善者而脊慘弱喜近權利因崔潭峻及宫人誦歌詞獲知穆宗昵其浮華使冒台鉉雖刺度事無驗而其他蹤跡不能揜也宰相果惡人不出其門罪也然稹之寵用

雞肋集卷四十九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四十九目録

雜論

唐舊書雜論二十四篇

雞肋集卷四十九

宋 晁補之 撰

唐舊書雜論

志

元稹為承旨學士中人以崔潭峻之故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謀亂朝政罷内職李賞告度言稹結客王昭等刺度隱而不發詔韓皋等訊鞫害裴事無驗

而前事盡露出為同州刺史因表謝上自敘云宰相惡
臣不出其門又云自離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
之時實制淚不已

右元稹傳第一百十六稹初登制策為諫官少年
氣銳論事有理似欲自激昂於忠善者而資憸弱
喜近權利因崔潭峻及宫人誦歌詞獲知穆宗昵
其浮華使冒台鉉雖刺度事無驗而其他蹤跡不
能揜也宰相果惡人不出其門罪也然稹之寵用

宰相苟賢乎欲不惡不可得已至言五更朝時不能制淚此妾婢媚主乞憐求復之詞嗚呼鄙夫可與事君也哉

元稹改越州刺史放意娛遊以瀆貨聞於時凡在越八年

右稹傳稹罷貶無足言然在越凡八年知唐猶久任刺史也

稹為尚書左丞出郎官頗乖公議者七人然以稹素無

撿操人情不厭服

右積傳無瑕者可以戮人信矣

文宗常患中人擁柄太盛自元和寶歴比至宫禁之禍及王守澄之領禁兵有鄭注者依恃守澄為姦利宋申錫時居内廷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從容言及令與朝臣謀去之未幾拜平章事云云申錫除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喻之璠不能密而注與守澄知之令豆盧著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崔元亮等泣諫貶漳王巢縣公申

錫開州司馬

右宋申錫傳第一百十七文宗始相申錫以謀守澄既與之期矣而為守澄輩所覺反以計中申錫文宗怒幾致顯戮賴羣公卿士力爭而免然終不省其誣人情之暗豈至於是耶申錫賢有望可任而守澄雖悍猶知畏戢不敢肆其兇毒而止者前不能用申錫以除守澄而後復委心狂譎之李訓欲盡翦士良輩數十百人甘露之事無謀輕發為

國深禍又知涯餘實寃而聽士良肆其酷不為分別惜哉文宗可謂有其志而已不足與有為也

史臣曰申錫小罷大謀不死為幸

右申錫傳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申錫之敗坐任王璠非其人不密取禍也申錫未遽為小罷而謀守澄未足為大自古以身任國事不顧危亡事不成而身罹咎何可勝言死與不死不足以論幸不幸也

五坊小使嘗至下邽縣縣令裴寰嫉其兇暴公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構寰出慢言憲宗怒促令攝寰下獄欲以大不敬論武元衡以理開悟帝怒不解裴度極言寰為令長愛惜陛下百姓豈可加罪上怒色遽霽翌日釋寰

右裴度傳第一百二十高宗庸主尚能悔中使採竹縱暴之非而不加長史擅囚王人之罪下制慰勉發於至誠以憲宗之賢不能不昵五坊鷹犬之

習欲以近讒殺守法吏非賢相忠言幾陷不道荀

卿論蔽之為禍可勝言哉

初度入蔡州或譖度沒入元濟婦女珍寶上聞頗疑之

右度傳淮西之舉非度流涕極言則搖奪者久矣

觀憲宗之意度未行惟恐失蔡既行猶懼不得蔡

既任度以得蔡捷書始騰而浸潤已至忘未賞之

大功疑無驗之小節嗚呼狹矣

帝以程异皇父鎛平蔡時供饋不乏二人竝拜同平章

事度延英面論曰异鑄錢榖吏非代天理物之器也三
上疏請罷已相位上都不省為鑄所搆憲宗不悦
右度傳憲宗非征利之主任异鑄斂財正為平蔡
而平蔡之功始終在度异鑄雖有供饋之勤憲宗
寵之不當厚於度也事定之後度為社稷計言二
人不可大任憲宗姑自揆其本心權宜任之則度
之言不難入也而四方既寧耳目之奉已萌嗜欲
浸侈甘近好而昧遠圖卒相姦佞而疎忠良可勝

歎哉

度素堅正事上不回故累為姧邪所排幾至顛沛及晚節稍浮沈以避禍

右度傳度始為中丞藩臣憚嫉已有刺客之變而勇不畏難竟殲寇孽晚以昌言詆魏弘簡劉承偕之姦加以元稹李逢吉之徒構誣百端而張權輿非衣之謠仍出於昭愍時度之不及於禍幸也盜起禁中宫車晏駕繼以甘露事四宰相喋血都市

度猶横身抗議全活者數十家唐史臣有微管仲吾其左衽之論度之終始為國亦足矣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聖人稱之况度不但保身者而已也至謂效王播進羡餘為士君子所少豈度心哉蕭何買田宅以自汚亦或以為不如張良棄事辟穀是不然何人物雖愧良而兩人皆高祖所謂人傑賴以取天下者非其功高地危有遠禍意計皆不出於此韓信之事斷可識矣買田辟穀何足以議其

汚與潔哉

齊映從幸梁州每過險常執轡馬駭帝令捨轡映堅執久之乃止帝嘉奬無已

右齊映傳八十六皁隸有職雖艱難輿衛不具未至之持轡者也而映屑為之自託愛君恬不羞辱意欲因危以求親徼幸於它日者後卒以信任至宰相既貶乃進八尺銀餅其行事終始如此

開成元年改元大赦石等商量節文放京畿一年租稅

及正至端午進奉並停三年上曰吾欲行其實不欲崇
長空文石對曰赦書須內置一本陛下時省覽之
右李石傳第一百二十文宗懲訓往事有誠心於
治而石孤立自信奉上不欺亦欲以情實致理善
哉文宗之言與石之對也王者詔令如天之行四
時萬物所信而自答赦文蠲逋洗罪意皆盛美而
姦吏刻害公然違之詞理疑似之閒持為異論主
澤不宣下無控告而在上亦不能察石言內置一

本時省覽之其旨深矣然石處危朝權在中人上不得專而石亦操事堅急傍無援助幾淪賊手不終其志惜哉

王守澄每從容謂敬宗曰陛下登九五李逢吉之助也先朝定儲貳惟臣備知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而逢吉固請立陛下帝雖沖幼亦疑其事會逢吉進擬言紳在内時嘗不利於陛下乃貶紳端州司馬後禁中得穆宗時裴度元穎與紳所獻疏請立敬宗帝感悟悉命焚逢

吉黨所上謗書紳黨得保全

右李紳傳一百二十三甚矣敬宗之昏且庸也始疑逢吉之黨搆紳不能自決竟貶之後得紳疏迺正為立已者則逢吉姦罔不可揜如此當正典刑矣而不辨乃悉焚書名為息謗實為逢吉等滅跡非洗紳也

文宗以杜悰領度支欲加戶部尚書陳夷行曰一切恩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李珏曰太宗用宰臣天下

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若事事皆決於君上則焉用彼相𦔳隋文帝一切自勞心力臣下發論則疑云云

右李珏傳第一百二十三君人之道欲威福在辟當如夷行言欲疇洛僉允當如珏言夷行介直嫉同列阿黨擅權其言陛下自看可否者忿激而言至云一切歸君理未然也珏論雖似知君臣大體者然方時矛楯亦意不便夷行之論侵之而為是言不能自脫於朋比之汙不足多也

文宗曰天后用人有自布衣至宰相者還得力否嗣復曰天后重行刑辟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耳凡用人之道歷試方見能否當艱難之時或須拔擢無事之日不如且循資級古人拔卒為將非治平之時葢不獲已而用之也

右揚嗣復傳第一百二十五嗣復與李珏朋比以排鄭覃陳夷行覃夷行皆傷訐直而文宗用是意屬嗣復輩為罷覃等又嗣復父於陵以考牛李制

策上第見排於李吉甫嗣復因善其父門下人事事與之同黨人蔓延惡甲逮乙不為朝廷計至於如此文宗雖患之而無剛明之才聽言屢惑兩可不察竟逐正人嗣復事主不可謂忠而人物亦無足言然其對文宗言天后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用人當歷試乃見能否拔卒為將非治平之事此其智識亦可謂宰相器也

穆宗盤游無節楊虞卿上疏諫曰臣聞鳶烏遭害則仁

鳥逝誹謗不誅則良言進云云

右揚虞卿傳第一百二十六論王德之事葢有是說惡者尚有以容則善人之奬可知矣然後世俗薄邪正混殽真偽凌雜先君子有言惡紫恐其亂朱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葢鸑鳥逐而後仁鳥至誹謗熄而後良言出虞卿小人朋李宗閔謂之黨魁安得長者之言哉

陳行泰殺范陽節度使史元忠張絳殺行泰張仲武為

北雄武軍使遣吳仲舒表請以本軍伐叛李德裕因奏行泰絳皆令大將上求節旄所以必不可與今仲武上表布誠先陳款密因而拔用即似有名乃授留後

右張仲武傳第一百三十德裕在朝威令行於四方以澤潞之近且彊劉從諫與稹巢穴深固如此而毅然建謀不揺羣議指日蕩覆力豈不足以圖新亂之范陽未立之仲武哉范陽去朝廷遠非澤潞腹心疾比也且北迫契丹自安史以來狃習僭

叛易擾難靖若加兵則山東皆動或緣以生事又姑息自河北故事未可遽改行泰絳為叛而仲武請伐叛雖未有功情有間矣因而撫之尚有名也後亦卒因仲武捍回鶻威加北邊始謀為不繆矣不然將卒殺帥因人邀節旄與夫阻兵自表伐叛而意實在節旄者亦相去幾何哉

田歸道押千騎宿衛於玄武門敬暉等討張易之昌宗也遣使就索千騎歸道既先不預謀拒而不與及事定

暉等將誅之歸道執詞免令歸私第

右田仁會附傳第一百三十守道不如守官歸道有黨姧拒正之心誅之可也既不預謀復無符詔卒然索之有死而已暉等本緣國事無意黨巳以其詞直置而不罪可謂公也

韋機遷司農撿校園苑有道士朱欽遂為天后所使馳傳至都所為恣横機囚之髙宗特發中使慰喻機而欽遂配流邉州天后不悦至其孫岳因名見則天謂曰卿

是韋機之孫勤幹固有家風也卿之家事朕悉知之因問家人名賞慰良久拜太原尹

右韋機傳第一百三十五則天雄猜忍鷙其在上元間僭横始萌而機發暴其私事衘之固宜不釋後已革命專國見岳而記機姓名此在常情禍不可測而乃迺奬其勤幹有家風拜以要官若忘前事者何哉則天智度絶人豈非未得志則陰謀中物以立威既權在手則時有縱捨以收譽故以一女

子盡服天下之英豪而臣之得其死力良有以也
永淳二年詔徵王方翼將議西域事於奉天宫謁見賜
食與語方翼衣有戰時血漬之處高宗問其故具對熱
海苦戰之狀高宗使袒視其瘡歎曰吾親也賞賜甚厚
右王方翼傳一百三十五方翼戰功載良史傳可
也謁見逌服數年前血漬之衣衒功顗利姦鄙甚
矣方翼高祖妹同安公主孫也高宗賞其功耶則
不當言親緣親而賞豈無它時如是欲有功者勸

難矣

張柬之在荆州楊元琰泛江中流言及則天革命慨慷有匡復之意及知政事奏元琰為右羽林將軍定計誅張易之等賜鐵券恕十死俄而柬之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構元琰覺變請削髮出家中宗不許暉聞而笑曰向不知奏請徑髡其頂豈不妙也元琰竟以先覺獲全

右楊元琰傳第一百三十五柬之暉等忠亮有謀足以成大功而小不忍亦以貽後禍惜哉惜哉示

不為已甚忍武三思不知三思乃不能忍已始意固已疎矣而區區賜功臣鐵券恕十死豈不兒戲也哉元琰初慷慨若可觀至恐懼求削髮事智謀俱窮宜為暉所輕笑史臣方之先覺未足以當此

中官馬上言出納詔命宰相吕諲昵之有納賂上言求官者諲補為藍田尉上言事洩笞死以其肉賜從官食之

右吕諲傳第一百三十五坐贓獲罪有典刑矣以

肉賜從官禁紂之暴不過如此裡為宰相交通上言上言誅磔裡不得罪又不可知者

馮伉為膳部員外郎充睦王以下侍讀李抱真卒伉為弔贈使抱真男遺伉帛數百疋不受屬醴泉闕縣令宰相進人名帝意不可曰前使澤潞不受帛者此人必有清政遂改醴泉令

右馮伉傳第一百四十郎官王府官宜要於縣令也而伉以清見知方改醴泉唐重縣令如此近時

郎官得郡為失職内重甚矣

玄宗遣徐嶠邀迎張果至東都謂力士曰吾聞飲堇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使以堇酒飲果果乃引三巵醺然如醉所作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焦且黧以鐵如意擊齒墮藏于帶乃懷中出藥微紅傅墮齒之斷復寢良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信之

右張果傳第一百四十一神仙之有無不可得而

知術士變化亦何足深怪璽書馳使以迎之詭謀毒飲以試之身以斯待物物之微若漚鳥者尚覺而去之何足以致異士哉

默啜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之命張仁亶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睿宗踐祚遣使請和親制以宋王成器女為金山公主許嫁之默啜乃遣其男楊我支特勤來朝授大將軍

右突厥傳第一百四十四默啜自則天時連歲入

寇掠監馬萬疋虜趙定男女八九萬人又殺行人

其暴患中國前古未有也借使中國畏其彊其罪

未問閉關謹備示不忘報可也卒然求和不使引

咎遜許降女禦略無謀莫甚於中書閤

雞肋集卷四十九